

# (一) 現代獨幕劇

東方文庫第十八種

東方雜誌社  
商



# (一) 劇幕獨代現

東  
方  
雜  
誌  
二  
十  
週  
年  
紀  
念  
刊  
物

Contemporary One-act Plays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  
 初版



回(東方文庫) 現代獨幕劇(三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目次

街頭人	英吉利蘇德羅著(一)
沙漏	愛爾蘭夏芝著(二)
遺帽	愛爾蘭唐珊南著(三)
市虎	愛爾蘭葛雷古夫人著(六)

# 街頭人

英國 Alfred Sutro 著  
趙惜遲 譯

## 登場人物

約瑟夫馬德斯

馬利（馬德斯的妻）

時代 近代

地點 倫敦西郊他們的家裏，

佈景 一個地窖子裏，除兩三張破椅，一隻舊衣箱，和鋪在石板地上一條破爛的臥褥外，沒有什麼別的傢具。一個櫃上擺着幾個罐頭，小鍋，和一個水

帶幾張麻布袋，鋪在地上，靠近沒有火的壁爐。牆上的顏色已經剝蝕，滿處都是潮溼滲透的斑點。在後牆上近門處有扇窗，看得外面的空地；窗上玻璃碎了兩塊，用紙來着。

臥褥上睡着個小女孩，身上蓋一件破大衫；馬利正俯視着她，唧唧唔唔唱着歌。馬利年紀還是很輕，從前定是個姣好女郎；但此刻兩腮瘦削，目眶深陷，臉上蒼白沒有血色。她的衣服敝爛褴褛得可憐，然而她的慘澹求潔的經營，却處處流露。這房間裏的光全賴街上的燈光由窗戶射入。

約瑟夫拾級而下，他的衣衫是街頭巷尾所習見的那種褪色不成樣的。若不是他受風霜，滿臉繃紋斑痕，他也足以稱為美少年。他踉踉跄跄地走進來，十分困頓，因為他曾強迫他麻木的四肢行動了好幾點鐘；他站在門檻那裏搖動着身體，為狀如犬，想脫去身上的雨點。馬利先向小孩一看，見她已經睡熟，便很急切地起身走到他面前，一見約瑟夫愁眉不展，她的臉色也便沉

下去了。

馬利 (急切) 甚麼也沒有嗎，約？

約 沒有，連一個小錢也沒有；沒有，(馬利回過頭去咽住了悲聲) 甚麼也沒有，和

昨天一樣——還不如昨天——昨天我還帶了幾個銅子回來哩——你呢？

馬利 有位太太給了些東西給蜜妮喫。

約 (誠懇) 她修福修壽！

馬利 她帶蜜妮到鋪子裏去的，約——

約 小孩子喫飽了嗎？感謝上帝你呢？

馬利 蜜妮打算藏一塊大餅給我的。

約 那位太太什麼也沒有給你嗎？

馬利 她祇給了我一番教訓，約，她說這樣陰雨天不應該帶小孩子出門。

約 (冷笑，坐到一張椅子上) 呵，呵！這些人出口便教訓人，是不是他們說：「朋

友，不應該討錢！從來不給街上的叫化子！——我會回答一個人說：『請看看我，摸摸我的胳膊，撲撲我的胸膛，對你說，我要餓死了，他們在家裏的也都要餓死了。』——哼，『從來不給街上的叫化子。』

馬利（按手在他臂上） 呵呀，約，你身上溼透了！

約 剛纔三個鐘頭裏雨很大——直往下倒。天呀，好冷。我們能想法生火不能，馬利？

馬利 用甚麼生火呢，約？

約（四面張看，突然起身走到牆腳下捉住一張蹙足的椅子，拆下他的腿來）

用這個！多可愛的傢具——像廣告上說的如此堅固如此重實。（說着便將椅子拆散）想想這還是從前我們能算得人的時候買的——化了三倍價錢買的思想那些和我們一般窮的苦鬼，他們用盡了多少血汗做成這個椅子——再想想那些吃人血的惡鬼將椅子賣了借此發財——這椅子從惡鬼那裏來，



現在還送他到惡鬼那裏去，我們至少能得一刻的溫暖（將木柴塞入爐內）馬利，有紙嗎？

馬利（從箱內抽出一張舊報紙）這兒約。

約 那就能幫助引火。（將報紙一看，便仔細將他墊在木頭底下。馬利從桌上拿燈來倒油）哎，這又是什麼日報——他對世人說他們是何等快樂的人民！

——屬於日光常照的大英帝國是何等的光榮。罷了，我寧可今晚賣了直布羅陀他（Gibraltar）來換些香腸和白薯；我寧可讓俄國奪了印度去，祇要有人給我一禮拜一鎊薪水的書記位置——啊，滅了有火柴嗎？馬利。

馬利（彎下腰遞給他一根火柴）呵，約，小心些——只剩兩根了！

約 自然且慢，先瞧瞧煙斗裏還有剩煙沒有。（從衣袋裏掏出煙斗）有個巡警令我離開街上，給了我些菸。他說：『不准討飯。有煙斗嗎？好的，這兒有些菸，你拿去罷。』我還以為他要給我錢的咧。但這是我一天以來第一次聽見的溫存話，把

我的喉嚨都梗塞住了。現在祇有一點兒菸在煙斗底下了。（作忙）閒話少說，先生上火。（擦火點報紙，紙燃）然後吸煙。（火焰勃勃，約躺在火面前）哎呀，我渾身抖擻……雨淋得我溼透了，覺得水都淌到肺裏去了——腳好像不是我的似的——至於我的頭和鼻呵！（呵欠）到底吸煙是好——煙的力量使我漸漸地還暖了——靠近火些，馬利。現在已經過了半夜——天纔黎明我就離開我這富麗堂皇的英國家庭。終日在街上東奔西走。所得的結果是巡警給我一煙斗的菸，吃了一塊浮在水溝裏的麵包——嗅飽了皇家咖啡館廚房裏的香氣。那是我一天的生活。

馬利（撫摩他的手）可憐，可憐。

約 戲園子散戲的時候，我在利斯忒那裏站了一個鐘頭，我想替人家僱車或是做些別的事或者可以得一個銅子。他們擁擠擠的走出來。誰不是歡天喜地，乾乾淨淨，暖暖熱熱——馬車，汽車——向沙哇伊和卡爾登吃晚飯去了——

我們一二百個別的人却站在水溝裏餓著肚皮向他們看着。他們去吃飯——大雨如注，淋得我渾身溼透——我站在那裏又要躲避巡警，又要躲避馬頭，又要躲避汽車——他們總是說，滾開，叫化子，滾開——滾開——滾開——

馬利 我們並沒有做過壞事該討人家這樣沒趣，約——

約 (突然動怒) 該討沒趣！我做過甚麼壞事啦！公司倒閉，我找不着別的事不能說是我的過錯。我有高尚的品格——我是個有體面的人——那有甚麼用處？我謀事——人家不讓我有事！

馬利 我那一場病把我們所有的一點積蓄都用完了。哎，恨不那時死了！

約 留我一個人活着嗎？那你太忍心了，馬利。偉烈司太太怎樣？她又麻煩房租了嗎？

馬利 她自然是想要房錢——如今他們自己也窮得很——但是她說她決不趕我們出去。明天早上我要到樓上她的女兒那裏去——她做火柴盒子，你知

道——我爲甚麼不去試試呢？——差不多能賺一個先令一天。

約 一個先令一天！好極！（煙斗裏火滅了，他仍然噴了一口，又斜着眼看煙斗的底，看見煙斗裏實在沒有菸了，他纔嘆了口氣將他放下）我也打算去試試。今天早晨我又到聖器堂去，想找個掃地抹桌的事，但是在我以前，他們已經有三十個人記了名了。我試試斫木頭的事，但是力量不夠——斫了第三下，就咳嗽起來——我身體內部一定有甚麼地方有毛病了。在上帝的地球之上各種機關我已經都去試過了——還有許多沒去試過，可惜沒有空額。而我決不該討飯，決不該攪擾大人先生們。一個先令一天——能賺這樣多，喂，馬利，兩人十四個先令一禮拜——算是一項大進款！我們一定幹這個罷。

馬利 不滿一個先令，約——漿糊和零碎東西都要自備的。在未能賺錢以前還要學習幾個禮拜呢。

約（垂頭喪氣） 在學習的幾個禮拜裏我們又做甚麼呢？我還當着這裏頭有

捷徑的咧。（起身，伸個懶腰）唉，一個英國國民能用三種文字通信，又會複式簿記，有十二年的經驗——到如今沒奈何只得餓死。（又伸懶腰）

不問有多少榮華富貴

不願爲他國人民——

（熱血上湧）天呀！我情願做斐洲土人！

馬利（挨近他）約——

約（回頭）甚麼？

馬利 約，我們已經用盡千方百計了，是不是？

約 用盡了！天下有那一件事我們現在肯拒絕的？有那一件事我們會厭惡的？

那一個機會我們曾經忽略過的？

馬利（瑟縮地走到約的身旁，將手按在他臂上）約——

約（抬頭望着她）哎——甚麼事？

(馬利畏縮而立，雙目低垂) 甚麼說呀，馬利。

馬利 (突然出口) 是這一回事約。

(馬利戰戰兢兢走到臥褥那裏，從臥褥底下抽出一個大而且肥的錢袋  
交給約)

約 (愕然注視) 一個錢袋！

馬利 (點頭) 是呀。

約 你——

馬利 拾得的。

約 拾得的？

馬利 (羞愧) 照我得來的情形說，可以算是——拾得的。

約 怎樣拾得的？

馬利 那時下大雨，約——我走到一個地底車站上——站在一個書攤旁邊，指

畫片給蜜妮看——有個老太太買了一張——她拿錢袋出來——就是這個錢袋——付了錢——她放下錢袋忙着拾起她的裙子邊——於是有一個人走來和她說話——我想是她的朋友——還有好多人站在那裏——我不知道怎樣鬼使神差的——我就帶着蜜妮出來到街上——

約 拿着這個錢袋？

馬利 是——

約 沒有人追你嗎？

馬利 沒有。那時我並不能跑，因為我不能不帶着蜜妮。

約 誰教你做這事的呢？

馬利 我不知道——我心裏有個甚麼東西教我做的——她恰恰將錢袋放在

我手邊——我的手指頭不由自主便將他捏住——隨後我就出來到街上。

約 這裏頭有多少錢？

馬利 我還沒有看過呢。

約 (詫異) 還沒看過？

馬利 沒有，我不敢。

約 (悽然) 馬利，想不到我們已經到這地步了。

馬利 (兇悍) 我們不能沒有個打算。在未能做火柴盒子賺錢之先我們不能

不學習幾個禮拜，一個月以來你沒有吃過一頓飽飯——我也沒有。倘若錢袋

裏有錢，你就可以買幾件衣服——也替我買幾件——我不能不添衣服！在那

位太太失掉這個錢袋却算不得甚麼——她是有錢的人——她的大氅是真

貂皮的——並且沒有人能知道是我們偷的——人家斷不能辨別這個錢和

那個錢有甚麼不同的地方。這個錢袋很重。約——我想裏面一定有不少的錢。

約 (錢袋托在掌上呆呆地打量他的分量) 不錯——真是很重——

馬利 (急切) 打開罷——約。



約 (又掉頭看着馬利) 你爲甚麼不打開呢?

馬利 我先想等一等——我還有個念頭打量或者有甚麼意想不到的事發生；或者有人在街上遇見你，有菩薩心腸的人——晚上或者跟你到我們家裏來——看見我們這種情形——看見蜜妮——就大發慈悲說：『這裏有些錢給你們，以後我再救濟你們。』這樣我們就可以將錢袋送回去。

約 (仍然呆呆地打量錢袋的分量) 對。

馬利 我們終不能這樣挨延度日，是不是？你又同昨天一樣咳嗽終夜——藥房給你的藥是無用的。倘若你有了衣服或者就可以謀個事——你的衣衫這樣破爛，你祇得不出去想法子。

約 人家都笑我。

馬利 (向自己看了一眼) 這樣在街上走我實在覺得難爲情——

約 我知道——雖然已經習以爲常。真的，還有小孩子咧。讓我瞧瞧她一瞧。

馬利 小心些，不要驚醒她，約。

約 不要緊，已經有火了。

馬利 她肚子要餓啦。

約 你說她已經吃過了嗎？

馬利 還是白天三點鐘吃的。小孩子不像我們——他們吃東西不能有一頓沒一頓的。一夜又一夜她都是餓着肚子，我又沒有東西給她吃，因為這個緣故我纔拿這個錢袋的。

約 (還是呆呆地握着錢袋注視着他) 不錯。終究，爲甚麼不拿呢？

馬利 我們替這可憐的小孩子買些暖熱的衣服，好吃的東西。

約 (聲音低微) 賊的女兒。(兩手遮臉)

馬利 約！

約 不好聽，是不是自然，這也無可奈何。誰來管我們啦？這樣的生活已經有三個

月了——我們一天比一天襤褸，一天比一天窮困，一天比一天饑餓——沒有一個人垂憐——他們大家說的是『不准到走道上來』閒話少說，且看看錢袋裏是甚麼東西。

馬利 (急切) 對呀，對呀！

約 (預備打開錢袋，忽然仰頭而聽) 這是巡警走過的聲音。

馬利 (不耐煩) 不管他——

約 (再看錢袋) 聽見巡警我心裏駭怕，這是我生平第一次。

(當他手觸着錢袋的機鈕時他遲疑片刻——爲一時的衝動所驅使，忽地奔到門口，開門出去，走上臺階去了。)

馬利 (絕望的叫喊) 約！

(馬利倒在臥榻上，嗚嗚咽咽地低聲哭泣，庶不致驚醒了小孩。約從外面回來，低着頭一步一步慢慢地向前走。)

馬利 (仍然哭泣着,但是竭力抑制自己) 你爲甚麼幹那事呢?

約 (畏縮) 我不知道——

馬利 你把他交給巡警啦?

約 是。

馬利 你對他說甚麼的?

約 說是你捨得的。

馬利 在那兒?

約 在一個地底車站上。因爲窮得要餓死了,所以將他捨了來,但是未曾打開。我

還對他說我們住在這兒,這個地窖子裏。

馬利 (略一抖擻) 我想他自己要把他留下了。

約 (愁慘) 或者。

(室內沉靜片刻;馬利也止了哭;她忽然猛力用兩手支持着伏在褥子上。)

馬利 你這個蠢才！你這個蠢才！

約 (申辯) 馬利！

馬利 你自己懷誠實的蠢念頭！人家怎樣待你的，怎樣待我的？

約 (又垂頭) 都是爲小孩子打算，你要曉得——怕她做賊的女兒。

馬利 做賊的女兒比做一對窮叫化子的女兒更壞些嗎？

約 (低聲) 好像我想是的——

馬利 你情願她一天一天的受餓嗎？

約 我不知道是怎樣的——聽見他的脚步聲在那兒上頭——

馬利 你就駭怕？

約 我不願你被捉到監裏去。

馬利 (慟哭) 不久我就要被捉到墳墓裏去了，睡在薄皮棺材裏！

約 (突然驚跳) 如果我們拿了錢袋呢？

馬利 (目不轉睛) 進貧民習藝所?

約 爲甚麼不遲早終究是免不了的事。

馬利 他們要將你我分開的。

約 無論如何你和小孩子總可以有飯吃。

馬利 他們要將你我分開的。我愛你，約，我的可憐可憐的約，我愛你。(馬利將身

子湊近約，握住他的手。)

約 (握着馬利的手，俯就她) 我將錢袋退還，你饒恕我嗎?

馬利 (頭倚他的肩胛上) 饒恕你！你做的不錯。我那時又冷又餓一時糊塗了。

你做的不錯。

約 (感情衝動，一躍而起。馬利倒退幾步) 我錯啦——那時候我是個懦夫，是

個罪人——是個鄙陋不義的蠢才。

馬利 (驚慌) 約！

約 那時我有錢——錢在我手裏——你所急需的錢，你，我的破碎的心靈所最愛的婦人——可以買東西給小孩子充饑的錢——我的錢，屬於我的錢——祇因為我的假誠實所以白白地將他退還了！我有甚麼權利配講誠實呢？人家已經逼得我做一條狗——我為甚麼自己還要記得是個人呢？

馬利 (跟隨他，將手放在他的臂上) 不要作聲，約——蜜妮要被你吵醒了。

約 (轉身慘然看着馬利) 否則我已經能設有衣服——或者也已經能設有個位置——或者已經離開這個地窖子了。否則明天早晨我們就可以上鋪子裏去買東西——我們已經有東西吃，又有煤——

馬利 不要這樣，有甚麼益處呢？說不定還是我們的福氣呢。你不是對巡警說我們住在甚麼地方嗎？

約 福氣！今天夜裏咳一夜，咳得肺都跳出來——明天早晨起來再到街上去踱來踱去，從左到右，從右到左，站在街頭巷尾看人家的臉色，看那些吃飽穿暖享

福的人往鋪子裏去，往公事房去——天天如此，到死爲止。

馬利（貼近約聲音微細）爲甚麼現在不呢，約？

約（愕然看她一眼）死嗎？

馬利 這世上沒有你我容身的地方——

約 如果我拿了那個錢——

馬利 現在這些話已經太晚了。你未曾拿那個錢我很樂意——真的，我是——  
我是很樂意。我們可以到上帝面前兩手乾淨。我們可以對他說我們未曾偷竊，  
也未曾做過他所不願意我們做的事。我們還可以對他說我們死是因爲世界  
上人不容我們生。

約（打寒慄）不說不到那話——我們且等着，馬利。不要說那話。

馬利（深沉）你也曾想過這個嗎？

約 想過這個！不必，馬利，不必！在深更半夜我躺着想明天的事的時候說這個話



真不好！或者有機會來的——一定要來的。

馬利 甚麼？世界上我們就沒有一個知己的人。

約 我或者能遇見幾個從前認識的人。

馬利 你已經遇見過他們——他們都拒絕你——

約 (激烈) 我並未做過壞事——我並未喝酒並未賭博——做書記的不能做苦工，那是沒有法子的！我的肺弱也是沒有法子的！我和別人一樣也有妻女，我們所要的就是讓我們活！

馬利 (懇切) 算了罷，約。我同去罷，那麼你睡覺就永不會咳嗽了。睡覺，沒有別的事。上帝待我們一定比人好。

約 (嘆息) 不必，馬利——不必！

馬利 約，我不能再忍耐了——我不能。不但是我——還有蜜妮咧——約，我受不了啦！我不忍看見蜜妮哭着向我要早飯吃，明天早起她又這樣了。約，親愛

的約！我們就離開這世界，不再見明天的早晨罷！

約（窘極）呵，馬利，馬利！

馬利 這不是你的過錯，我愛——你力量所能做的你都做過了。人家不讓你做事並不是你的過錯——你已經用盡心力謀事了。沒有別的女子的丈夫比得上你待我這樣好。我愛你，親愛的約，我們就動手罷——我們就此了却人生的苦楚罷。我們也帶蜜妮回去。

約（突然驚跳）馬利，我明天一定去偷一點東西。

馬利 人家要捉你到監裏去。並且上帝也要動怒。現在我們上他那裏去可以毫不慚愧。我們去罷，親愛的約——呵，一定去罷！我活得太厭煩了！

約不。

馬利（憂愁）你不肯嗎？

約（堅決）不。寧可進習藝所。

馬利 你見過人家在習藝所的情形沒有

約 看見過。

馬利 你見過他們站在窗口睜眼看着外面的世界沒有並且你我還是要分離的。

約 較好於——

馬利 (堅決) 我不幹這個約，對你，我可以算得個賢妻——我也可以算得個良母；雖然是襤褸不堪，衣服都當光，我仍愛你；我寧可自己勒死，不願意進習藝所離開你。

約 (大聲嚷) 不！我要使人家不得不給我些東西；假使我不得不殺人，所要殺的也斷斷不是我的妻女！明天我要帶着吃的東西，帶着錢回家——明天——

(小孩忽然大哭一聲，約息聲，直向她瞧；馬利忙走到臥褥上去哄她睡。)

馬利 不哭，孩子，不哭——不，天還沒亮咧，不是吃早飯的時候。孩子，再睡罷。爸爸

已經回來了，如今甚麼事都好了——不，孩子，你不能挨餓，真的——想想那些好看的餅蜜妮，再睡罷，寶貝。冷嗎？（她脫下身上的破披肩裹在蜜妮身上）好了，寶貝，不會冷了。再睡罷，蜜妮——

（馬利撲着蜜妮哄她睡覺，小孩子的哭聲就停止了。）

約（蹣跚向前大聲叫喊）天呀，天呀，給我們飯吃！

（幕漸下落）

# 沙漏

愛爾蘭 W. B. Yeats 著  
沈雁冰 譯

佈景 一個大房間，後壁有個門，又有一扇邊門，通另一室。房中有個書桌和一張椅子。近門的一個鏡架上，置有一個記時刻的沙漏。近鏡架放著一個脚踏。有幾條板櫈。智叟即坐在書桌邊。

智叟 (把一本書一頁一頁的翻過去) 今天我要講給學生們聽的一頁那裏去了？來了，就是這一頁，照書上說，這是一個乞丐寫在巴比倫牆上的『人居之邦有二，一可見，一不可見。此邦爲冬則彼邦爲夏。吾人之地，朔風起時，彼邦正乳羊放牧時也。』這一節不容易，我情願學生們教我另外解說一節罷。(愚公進來，

立在門口，一手持帽直伸，他手執了一把大剪子。我瞧這些話有些傻氣；但是又決不會，我靠這本書得了那許多知識，而且要是真有傻氣的話，編這部書的著作家也不肯把他放在這一頁裏，又加上這許多像，這許多深顏色，這許多精緻的金邊了。

愚公 給我一個辨士呀。

智叟（又翻過一頁）這裏又寫道：『古來學者皆忘此能見之邦矣。』這話我懂，但是我教給學生們還要好些。

愚公 你不給我一個辨士麼？

智叟 你要什麼聰明亞刺伯人的話，不會多教給你。

愚公 像你這樣的大聰明教師，將不致拒絕愚公討一個辨士。

智叟 你曉得些什麼的『聰明』？

愚公 唉！我曉得我凡見過的都曉得。

智叟 你見過了些什麼呢？

愚公 當我走過瞿爾倫的時候，不聽得那醒人迷夢的曉鐘，只聽得睡在屋子裏的人打鼾。當我沿了土貝兒文拿走，不見那些青年們爬過山到聖井，却見他們坐在十字路口玩紙牌兒。當我沿了卡列哥拉走，不見那些托鉢僧餓了自己去餬窮人，只見他們喝酒，怕老婆。我問他們碰見了什麼惡星，會變到如此，他們說，這不是惡星，這是從你學得的聰明。

智叟 到廚房裏去罷，我妻將給些可吃的東西與你。

愚公 這是聰明人給的笨教訓。

智叟 什麼？

愚公 可吃的吃了便沒有了。我要的是辨士，藏在袋兒裏。待到太陽光衰弱時，我好向鋪子裏買醃肉，向市場上買乾菓，向市頭買酒。我又要一個網兒捉家兔兒，野兔兒，和松鼠兒，再要一個瓦罐兒盛著了羹。

智叟 走罷。我沒空兒給你辨士，我現在還有旁的事情要思量。

愚公 給我一個辨士，我降福與你。漁翁布萊塞曾許我於冬天睡在他那掛滿魚網的閣子裏；因為我說降福於他；野禽兒和野獸兒曾許我於夏天睡在他們巢穴的左近，因為我說降福於他們。即使看我一眼觸我一下，也總是福氣，但能給我一個辨士，福氣更大。（伸出手來）我倘然不是福氣，我早就要餓死。

智叟 你帶這剪子又什麼講究呢？

愚公 我不想告知你。因為我若告知你，你也許要將他們趕走。

智叟 我趕走了什麼人？

愚公 我也不想告知你。

智叟 倘然我給你一個辨士，你也不說麼？

愚公 不說。

智叟 給你兩個辨士，你也不說麼？



愚公 倘然你給我兩個辨士，你將得好福氣，但是那個，我總不想告知你。

智叟 給你三辨士呢？

愚公 給我四個，我就願意告知你。

智叟 算了，四個。我以後可不能再呼你『愚公鐵牛』(Tefano the Fool)了。

愚公 讓我走近些，省得給別人聽了去。但你先得答應不去趕走他們。(智叟首肯) 每天早晨，衆人出去，穿着黑衣，將大黑網兒罩在那些山上，極大的黑網兒。

智叟 他們布網兒幹什麼呢？

愚公 他們想要網住安琪兒們的腳。但是每天清早，東方沒有發白，我就出去，用我的剪子絞斷那些網眼兒，安琪兒就飛了去。

智叟 呵，我才知道，你到底是個『愚公鐵牛』。你說我是個智叟，我從沒見過一個安琪兒。

愚公 我見過一大夥的安琪兒。

智叟 你也降福於安琪兒罷。

愚公 呵，不，不！那是沒有一個人做得到的。可是安琪兒們實在各處時時都有，倘然人能張開眼四下裏看看；他們和草葉片兒一樣多。

智叟 你什麼時候見他們的呢？

愚公 在一個人心靜的時候；這時，心內像有一件東西浮起來，一件靜適而快樂的東西。像那些星——不是那七個能動的星，却是那些不動的星。（以手指天。）

智叟 以後又怎樣呢？

愚公 以後，忽地裏嗅得夏花的香，長人在面前走過，快樂笑，穿着焦草色的衣裳。

智叟 愚公鐵牛，你見他們，是好久的事了？

愚公 常見的，托上帝的福！即在此刻，我已見一個走來，在我身後。他不在笑，但也穿件焦草色的衣服。他頭旁有些東西放光的。

智叟 算了，這是你的四個辨士。你這愚公，也要說『托上帝的福』，但在我未來之

前，聰明人都這樣說。現在走罷。我要搖鈴召集學生了。

愚公 四個辨士！那時值得許多的福氣了。好教師，我給與你一大堆福氣。（搖着袋兒出去了。）

智叟 雖然大家都呼他愚公鐵牛，實在他比那些做夢的，傳道的，三個世界的，也不見得更愚些。但我已經用了七種科學推翻他們的三個世界。（手拍著書本子）用地上獨有的哲學，我教他們忘却神學；用雕刻術，我將他們的多雲天的堡壘給遮住了；用了音樂——那是凶暴行星的女兒，頭髮常在火上的——和文法——那是月球的女兒，我把他們聽天樂和安琪兒說話的耳朵，給閉住了；我又用算學來做作戰方式，將天的軍隊打個大敗。但是，修辭學和論理學啊，你們是從明星內發出，從可愛的星內發出，你們是我的長鎗兵，是我的飛石車！呵！我的飛快的馬隊！呵！我的大膽的尖利的辯論！我全靠了你，才能殺打倒那些愚事的軍隊！（一個安琪兒，穿火灰色的衣服，手裏拿一梗帶花的蘋果樹枝，頭上

有靈光一圈。我來之前，衆人心裏都充滿了愚事，以爲有一個天，天鳥唱『早歸』有安琪兒，立在人的門首。但是我，把向天的幻影閉斷，拆穿了祕論。得啦，我定得考慮這兩頁講兩個邦士的文字了。我母親常說這一類的話。伊竟會說，我們肉體睡時，我們靈魂是醒的，這裏無論怎樣荒歉，那兒許是豐年，我們的收穫給奪了，也許他們將去喂看不見的人。但這本書上所說的兩個邦國，意思一定不同，因爲只有愚人和女人們是那麽想；他們的思想，決不會寫到巴比倫的牆上的（他瞧見了安琪兒了）。你是什麼？你是誰？我想，我小時做夢，曾見過幾個像你一般的人——有那光亮的東西和火灰色的衣裳！我現在是做夢罷，我現在是做夢罷。

安琪兒 我是上帝的安琪兒。（安琪兒是天使的意思，譯者註。）

智叟 你爲什麼到我這裏？

安琪兒 我帶一個信息給你。

智叟 你帶給我的是什麼信息？

安琪兒 你將死，在這個鐘頭裏。沙漏的最後一粒沙落下後，你將死。（轉過沙漏來。）

智叟 我死的時候還沒有到。我有許多生徒，我有年輕的妻和孩子們，我不能丟下。爲什麼我定得死呢？

安琪兒 你定得死，因爲自從你到這邦土後，從沒一個靈魂跨過了天帝的門檻。門首都長了草，門也滿了鏽，守在那兒的安琪兒，閒得沒事辦。

智叟 死將帶我到那裏去呢？

安琪兒 天的門是不會爲你開的，因爲你否認有天；悔罪所的門也是不會爲你開的，因爲你是否認有悔罪所的。

智叟 但是我也否認有地獄呀！

安琪兒 地獄正爲此輩否認有的人設的。

智叟（跪下了）我果然否認一切，并且教人否認。我除却我感覺感到的，沒有一事相信的。但是，咳！好安琪兒呀！恕我的罪，恕我的罪！

安琪兒 你該早些時請求赦罪。

智叟 咳！好安琪兒呀！要是我先前見過你的面，像這忽兒一般的見過，我早會信了。我早會請求饒恕了。你也許不知道起疑心是怎樣容易的罷。風，雨，死，草黃了，枯，這些都是給我的信息。呵！你爲什麼不響呀？你帶有最高者的赦命在身上；你給了我罷！要不是我心裏懼怕，我早要親你的手——咳，不，不，親你的衣裾。（譯者按：親手已是卑禮，親衣裾更卑，古者奴僕對主人是用這種禮節的。）

安琪兒 你把這雙救命的手冷淡的太長久了。

智叟 你沒有明白罷。你住的邦土，人只能在夢裏見你。你住的邦土，我們只能夢想著。你也許不容易明白我們爲什麼不相信，正如我們不容易就相信罷。呵！我說了些什麼！你是什麼都已明白的！給我時候，讓我翻過我所已做的事。給我一

年——一月——一日——一個鐘頭！給我到這小時末了的時候，我就可以翻過我所已做的事！

安琪兒 你不能把你已做的事翻過來了。但是這一點兒權力我還有。倘然你能在一小時末了之前找到一個信徒，你在幾年懺悔之後，可以到天堂。因為倘然送我的人，在監守，那一粒火也似的種子，也能再收穫了送進金子的打禾場。但現在我們再會，我不耐煩等這一個鐘頭。

智叟 請聖父的安，請聖子的安，請鬼仙的安，請他們所派遣的使者的安！

安琪兒 （在門首，手指沙漏。）過一忽兒，這上面的將要空了。（按指沙盡落下，漏空，則一小時已過也。）（安琪兒出去了。）

智叟 我的事總可件件順溜。我將召我的生徒；他們不過說疑惑罷了。（拉鈴）一忽兒，他們就要來。我聽得他們在外面小路上走的脚步聲兒了。他們要討我歡喜；他們說不信是假做的。本來信仰心的根抵太老了，不是一忽兒工夫取得去。

况且，我還能將我從前證明過的，翻過案來。（又拉鈴）現在他們要來了，我到書桌旁坐罷。我得安詳地說，好像沒事的一般。（他立在書桌旁，眼有很堅定的神氣。生徒們和愚公一同進來。）

愚公 諸位莫要胡擾，莫要胡擾。誰扯我的袋兒呀？王上的兒子呀，莫扯我的袋兒。

青年一 是你的朋友安琪兒給你這袋麼？他們爲什麼不替你裝滿了這袋兒？

愚公 給我辨士罷！給我幾個辨士罷！

青年二 放下他的大衣罷，快要扯碎了。你要辨士什麼用，拴了那個大袋在腰裏？

愚公 我要到鋪子裏買醃肉，市場上買乾菜，太陽光衰弱的時候買酒，又要一個

網兒捉那些偷吃乾菜的野兔兒和松鼠兒，家兔兒，用一個大瓦罐兒盛了煮。

青年 你的朋友們爲什麼不將埋藏寶貝的所在告訴你呢？

又一青年 爲什麼他們不使你做夢得著寶貝呢？一個人做了三次得寶的夢，往

往真能得寶的。



愚公 (伸出帽子) 給我辨士給我辨士 (青年們擲辨士在他帽裏他挨著門立著，每個新來的人進去，他伸出帽子要錢。)

青年 先生，你也收愚公鐵牛做徒弟麼？

又一青年 鐵牛，倘然我們教你書，你也給我們辨士麼？不錯了，你因為山上沒有東西，纔找到學校裏罷。鐵牛告訴我們，你在山上學了些什麼？

智叟 大家靜些。(他自己靜靜立著，眼向遠處看) 各歸各位，靜靜立著，我有些事，情要你們回答我。(有一忽兒不響。生徒們團團立齊，愚公仍在門首。)

智叟 你們中間有一個相信有上帝的人麼？相信天麼？相信悔罪所麼？地獄麼？  
青年合 沒有一個，先生！沒有一個！

智叟 我知道你們大家會這樣回答；但是不要怕，我決不動氣，告訴我真話。你們不信神麼？

一個青年 我們在先信過，但是，你已教乖了我們。

智叟 呵！教導是不能深入人心的！心仍是不改變。你們現在信神正和從前一般，不過不敢對我說。

一個青年 不信，不信，先生。

智叟 倘然你告訴我『信』，我不動氣反而快活。

一個青年 （對他鄰近的同伴說）他要找個人辯論。

他的鄰伴 開頭我就知是這意思。

一青年 今天的題目不是這個；今天你要講的，是那個叫化兒寫在巴比倫牆上的字。

智叟 倘然你們中間有一個人信神的，便是我的好朋友了。（生徒都靜著不響）一定的，你們小時在母親膝頭聽得的話，還不見得忘却。

一青年 先生，你未曾來時，此地的教授沒有一人能設去掉愚昧無意識的思想。

但自從聽了你的話，人人都知真理了。你在先已經做過最後一次的辯難了。

又一青年 你在市場上駁斥那個和尚的愚笨多少利害！那和尚一句話也回答不上。

智叟 (從書桌旁走到衆生徒中間立定) 諸位賢徒，好朋友，我騙你們到現在了。這是我，是我無意識。上帝是有的。天也有的。有過去的火，也有永久不滅的火。  
(鐵牛自始即坐在門首一個小橈上，屈指計算所有的錢能買多少東西。)

一青年 (對另一青年說) 我們不和他辯論，他是不肯罷休的了。(對智叟說) 先生，請你給出證據。你見過他們麼？

智叟 (用低而莊重的聲調) 即在此刻，你們沒有進來的時候，有人來到門口。我擡頭看時，我見立著的正是個安琪兒呀。

一青年 你是做夢。不論何人，能在夢中見一個安琪兒。

智叟 呵！我的上帝！不是夢。我醒著，和現在醒著一樣。我對你說，我醒著，和現在一樣。

一青年 也有人醒著做夢的，可是這是患神經病的人，有誰相信他的話呢？請你恕我，先生，這話是你先前教我們說的。那個和尚說見神人和殉道人的影，你尙這樣對他說過來。

又一青年 你瞧，你的教訓，我們記得多牢。

智叟 走，走開我的眼前！我要個信神的人。我定要在生前找到安琪兒所說的一粒穀。我對你們說，一定要找到，但是你們却用辯論回答我。你們出去，不然，我要用杖打你們了！（青年們都笑。）

一青年 他做信仰的把戲，做得多少好！他像那個和尚沒話可說時一般。

智叟 走走！走走！我的杖兒要落到你們的肩頭上了！雖然你是王上是兒子，也替我走。（生徒都趕快走出。）

一青年 來，來；他意思是要我們找個能和他辯論的人（統統出去了）。

智叟 （一個人了，走到門旁）我叫我的妻來罷。伊必定信神，女人總是信神的。

(開了門叫喚) 勃麗格! 勃麗格! 勃麗格! (勃麗格穿着圍裙走來, 兩個袖子捲得高高的, 臂上滿是麥粉) 勃麗格, 對我說真話; 不要說討我歡喜的話。你有時還念祈禱詞麼?

勃麗格 祈禱詞不念, 你早就教我丟開了。起初我有些不高興, 現在我很高興了, 因為我晚上睡得很好。

智叟 可是你不信神麼?

勃麗格 噯, 一個好女人只相信丈夫對伊說的話!

智叟 但是有時你是一個人的時候, 當我去上課, 孩子去睡了的時候, 你也想到神人麼, 想到你一向相信的事麼? 你一個人時你想些什麼?

勃麗格 (忖量而後言) 我不想什麼。我有時想的是那個小豬兒長得肥不肥, 或者, 想出去看看老鴉兒莫不是已吃了雞的食罷。

智叟 呵, 怎麼好呀! 還有信神的人麼? 我必須出去找到一個! (他向門走, 但眼看

著沙漏，脚也止了。）我不能出去；我不能離開這個。

勃麗格 你要個人和你辯論罷。

智叟 呵，你看街上有什麼人呀，告訴我。我不能離開這沙漏；也許有人要來撼動！那麼沙粒子下去要更快了。

勃麗格 你說的我統統不懂。（向外看）有一大堆的人和你的生徒談論呢。

智叟 呵，跑出去，勃麗格，跑出去看，也許他們中間有個信神的人。

勃麗格 （用圍裙拭了拭臂膀，放下袖子）嫁個有學問人真麻煩，時常要有辯論。（出去，又對廚房門喊道）孩兒們，我走開時，你們別動那麵糊呀。

智叟 （跪下）“Salvum me fac, Deus—Salvum—Salvum……”（按此是

拉丁語祈禱詞。）我統統忘記了。我不念祈禱詞有三十年了。我只得用平常話來禱告了，和一個沿街乞食的小丑一樣了，和愚公鐵牛一樣了（他禱告）聖父救我，聖父，聖子，諸位大神（勃麗格進，愚公跟在後面，伸出帽子，向伊討錢。）

愚公 給我些東西罷；給我一個辨士到鋪子裏買醃肉，市場上買乾菜，太陽光衰弱的時候買酒喝。

勃麗格 我沒有辨士，（對智叟說）你的生徒們，找不到什麼人來和你辯論。自從你駁倒那個和尚之後，村子裏人沒有一個自信能和你辯論。你現在不好靜靜兒息一下，不要時常找人辯論麼？你這樣的多心是可危的。

智叟 我完了！我完了！

勃麗格 不要再來纏罷；我還得爲你和孩子們做麵包呢。

智叟 給我走罷，婆娘，給我走罷，我說！（勃麗格進廚房門）難道沒人找個法子救我麼？伊倒說起孩子們。我差一些忘了他們。他們許是信神的。只是那些有理性的纔有疑心；小的們滿心是信仰。勃麗格，勃麗格，叫我的孩子們到我這兒來。

勃麗格 （在內）你們的爺要你們呢；跑到他那裏去。（兩個孩子進來，一並立著，距廚房門不遠，很畏怯的看着他們的父親）

智叟 孩子們，你們信的是什麼？有天麼？有地獄麼？有悔罪所麼？

第一孩 爸爸，我們還沒有忘記呢。

第二孩 爸爸，呵，沒有忘記。（兩人同聲說，如在書房念書一般。）沒有天，沒有地獄，除了我們眼能見的，更沒有東西。

第一孩 愚人是常常那麼想的，但是你是很有學問的，你教得我們很好。

智叟 你簡直和旁人一樣的壞，和旁人一樣的壞！給我走開，給我走出這屋子！

（孩子們哭，逃了出去。）走走！我將來再教你們好些，不呀，我將永不能教好你們了。到娘那邊去罷。——不呀，伊也不能教導他們……上帝！上帝！救救他們！（自語）沙

粒兒下去很快。上層的沙，剩得差不多了。馬上就有人來捉我了；也許這人即在門首了！有理性的活東西都有疑心。哇，草兒和星兒能說話呵！有人說，他們倘然生疑，他們要萎焦。哇，對我說。哇，草片兒呀！哇，上帝的手指兒呀！一定的了，對我說來。你們有兆兆的多，你們偏不說。也許勾魂使者正已到了門前罷，我怕知道呀。我



罩過這沙漏罷。(他罩住沙漏，拿來攔在桌上，愚公此時坐在門旁，手弄插在帽上的花，向一朵蒲公英的花球吹氣)你在幹什麼呢？

愚公 休多問，等一忽兒。(他吹)四、五、六。

智叟 你吹這個幹什麼呢？

愚公 我正在吹這蒲公英，想找見這是什麼時候。

智叟 你統統聽見了罷！所以你要找見這是什麼時候了！你是在這兒等著看他們來帶我去呀。(愚公仍吹)你給我滾出這房門！他們來時，我不願有一個人在此地。他抓住愚公的肩膀，正要用強力趕他出門，於是忽地裏轉個念頭)不呀，我有一點兒事情問你。(他從後拉愚公進房)有天麼？有地獄麼？有悔罪所麼？

愚公 你現在要找著我了呵。你問你生徒的時候，我心想，倘然他問我愚公鐵牛呵，鐵牛可以把一切都告訴他，因為鐵牛常剪那些網兒，知道一切。

智叟 告訴我，告訴我！

愚公 我說，鐵牛知道一切。就是那些會擠母牛的奶的梟鳥兒和野兔兒也沒有。鐵牛的聰明，但是鐵牛是不說的了；他是一言不說的了。

智叟 告訴我，告訴我！因為在那桌子底下，沙粒兒仍是往下落，沙粒兒落完了，我也將死了；我倘然找不到一個信神的人，我的靈魂也就完了！說說！

愚公（做出乖相）不說，不說，我不告訴你我心裏有什麼，也不告訴你我袋裏有什麼。也許你會偷了我的思想。昨天我在路上遇見一個賣卜的，他說：『鐵牛告訴我，你袋裏有多少辨士。我和你賭三個辨士，我猜你的袋裏決不到二十個辨士；但總得讓我伸手到你袋裏數一數。』可是我偏把拉袋繩拉得緊緊兒，像這樣的拉緊；我每晚上床睡時，把這袋藏在沒人知道的地方。

智叟（向沙漏走，像要取去那罩子）不，不，我沒有這勇氣！（跪下）可憐我罷，愚公，可憐我告訴我！

愚公 呵，看呀，大不同了。我現在不怕你了。可是我一定得走近些，有人在那裏，也

許能聽得安琪兒說些什麼。

智叟 嚟，安琪兒怎樣對你說來？

愚公 有一次我一個人，在山上，一個安琪兒過來和我說：『愚公鐵牛，不要忘却

那三種火：罰的火，洗心的火，和靈魂永久快樂的火！』

智叟 他信神的！我有救了！幫我沙粒兒落完了。我要死……（愚公扶他到椅上。）

我從那七個行走的行星的邦土出來，我現在到固定的星上去了！搖鈴，（愚公

搖鈴。）他們來了麼！呵！我聽得他們的脚步聲了……我將和他們說。我現在統

統明白了。一個人終究歸到上帝；我們不能見真理；上帝見真理即在我們。我說

不動了，我太不濟了。對他們說，愚公，對他們說，人到生命和意識粉碎的時候，那

真理纔像豆芽從豆胚內一般的出來。但是，不，我將禱告——可是我不會禱告

了。禱告，愚公，該給他們一個記號，趁活着的時候救他們的靈魂。你的禱告要比

我的好。（愚公點頭。智叟的頭現在靠在書本子上的臂上。生徒們進來了。）

青年一 看那個愚公搖鈴呢！

又一青年 鐵牛，你召我們進來有什麼事？有什麼事要對我們說？

又一青年 他剛才真真是做夢哩！看呀，他現在睡著了。走過去推智叟啊！他死了！

愚公 別碰着他。他請求一個記號，叫你們都可以得救。（衆皆不響，有一刻兒。）看

他的口裏出來的什麼……一件生翅的小東西……一件有亮光的小東西。這

東西到門邊去了。（安琪兒見於門首，伸展兩手，旋又合攏。）安琪兒取了那東西

在手內了……伊的手將待到了天堂的樂園內再展開了。

（衆皆跪下。）

# 遺帽

登場人物

來客

勞動者

書記

詩人

警察

地點

倫敦最漂亮的街

愛爾蘭  
Yard  
Punany  
著  
雁冰  
譯

來客立在一家的門首。『衣冠楚楚，』可是沒有戴帽子。起初有失望之色，既而一個新思想到他心上了。

（勞動者進場）

來客 請停一停，對不起。對不起——但是——我真要大大感激你倘然——倘然你能設想法——真的，我實在拜賜不淺，倘然你——

勞動者 我力量辦得到的，很高興做，先生。

來客 好好，我要你做的籠總只須一按那個電鈴，並且上前說——嚶——說你是來看看這裏的溝，或不論說一句什麼話，總是這一類，你明白的罷，於是就替我拿到我的帽子。

勞動者 拿到你的帽子！

來客 是的，你瞧（按此語實是『你明白』之意）我很不幸忘記拿了帽子。這帽子放在那個會客室裏（指窗）就是那邊的一間房，在房間那一頭的——只長沙發

榻底下，半個帽子隱在榻下，倘然你能殼辦到進去拿這帽子我難道還成（勞動者的面色變了）——爲什麼，你什麼事？

勞動者（堅決）我不喜歡做這個把戲。

來客 不喜歡做這把戲！但是我的好朋友啊，不要傻，有什麼可能的害處？——

勞動者 啊啊，那可是我不知道的。

來客 但是這樣簡單的一個請求也會有什麼可能的害處麼？有什麼可以見到的害處麼？

勞動者 哦，看來原是什麼妨礙的。

來客 那麼，去罷。

勞動者 凡是這種嚙嚙的把戲外觀總是不錯的。

來客 但是我不叫你進去偷竊。

勞動者 自然，你原不像這等人，不過我不願做和偷竊相類的事，倘然我進去後，

沒法拿你的帽子，又怎麼樣？

來客 我只求我的帽子——來來，我說，請不要走開——這是一個蘇弗林，（金錢名）一點小意思，不算什麼。

勞動者 我要曉得的，是——

來客 哦。

勞動者 ——是帽子裏有什麼東西？

來客 帽子裏有什麼東西？

勞動者 不錯；我只要曉得這一層。

來客 帽子裏有什麼東西？

勞動者 不錯；你不是肯給我一個蘇弗林——

來客 我肯給你兩個蘇弗林。

勞動者 你不是答應給我一個蘇弗林，又加到兩個，只爲了一頂『空』的帽子麼？



來客 但是我一定要有個帽子。我不能這個樣子跑到街上。帽子裏沒有一些東西。你以為帽子裏有些什麼東西呢？

勞動者 啊，我沒有這樣聰明能說得出，不過看起來總好像這些契據就在這帽子裏。

來客 這些契據麼？

勞動者 不差，倘然你能得到這些契據，就證明你是那所大屋子的繼承人，而且有幾個可憐的愚人將受欺騙。

來客 你聽，這帽子是絕對的空虛。我一定要有個帽子。倘然帽子裏有什麼東西，你可自己拿去，還有兩個金錢給你，只把帽子給我。

勞動者 是了，這樣還可以。

來客 可以了，那麼你就跑進去拿麼？

勞動者 我看是可以了，你看也可以了；但是還有那警察，我和你也應該顧到。是

不是他們看來也是可以了呢？

來客 啊，上帝在上——

勞動者 呵！

來客 你真是不可救藥的愚人啊！

勞動者 呵！

來客 你聽我說。

勞動者 呵！我替你到那邊去拿，先生。

來客 你聽我說，請你爲好，不要走。

勞動者 呵！  
(退場)

(書記進場)

來客 對不起，先生。請你原諒我來打擾你，但是你總已看見我沒有帽子。倘然你格外加惠替我去拿了來，我真萬分的感激你。你裝作進去開鐘，你明白罷。我的

帽子遺在這裏的會客室裏，半個隱在那個長沙發下面，在房的那一端。

書記 哦，——可以，不過——

來客 多謝多謝，我是感激不盡。你只要說你進去開鐘，你明白罷。

書記 我——噯——不以爲開鐘是個很好的法子，你明白罷。

來客 呵，那個不要緊，只要立在鐘前做做手勢便得了。這是別人常做的。我一定  
要警告你，屋內有一位太太。

書記 呵！

來客 但是那個不相干，你該明白。只管向前走到鐘前便了。

書記 但是我以爲，倘然你不見怪，既然室內有人——

來客 啊！但是這位太太很是年輕而且極美極美而且——

書記 爲什麼你不自己進去拿呢？

來客 那是不可能的。

書記 不可能麼？

來客 是的，我扭傷了腳筋。

書記 呵！利害麼？

來客 是的，簡直很利害。

書記 我試扶你上去，這倒可以。

來客 不能，那樣怕要更壞我的腳，只好靜立不動。

書記 但是你怎樣回家呢？

來客 走平路原還可以。

書記 我恐怕我不得走了。簡直遲到我意料之外了。

來客 但是請你爲好不要離開我。你不能這樣放我在此地，沒有帽子。

書記 我怕我一定得走了，已經遲到我意料之外了。（退場）

（詩人進場）

來客 請你原諒，先生。請你原諒我阻止你。但是我應該萬分感激你，倘然你肯大幫我的忙。我拜訪這人家的時候，不幸把帽子遺留在他家的會客室裏。這個帽子半隱在長沙發榻下面，在會客室的彼端。倘然你能設格外加惠，假作試試鋼琴的調子，走進這房，替我帶回那個帽子，我實在要感激不盡哩。

詩人 但是你爲什麼不能自己去拿呢？

來客 我不能。

詩人 倘然你肯把緣故對我說，我也許能幫助你。

來客 我不能，我永遠不能再進這間屋子。

詩人 倘然你犯了殺人罪，也不妨對我說。我於倫理沒有足數的興趣，想要使你被絞罪。

來客 我像個殺人的人麼？

詩人 不像，自然不像。我不過說你可以放心信任我，因爲我不但見了法律書以

及什麼法律的罰規要頭痛，而且對於殺人這樁事的本身，常常覺得有特別的興趣。我做出詩來是極纖麗精工，但是，奇怪得很，我每逢開審殺人案是必定到的，而常常對於犯人表同情。

來客 但是我對你說過我不是殺人的。

詩人 那麼，你做下什麼事了？

來客 我曾和這屋子裏的一個太太吵嘴。我又發誓去入鮑司銀隊，死在阿非利加洲。

詩人 但這是一件美事。

來客 不幸我忘記取了帽子。

詩人 你因為無望的愛情而去死，而且死在遠地；這正是 *Tromboldours*（按此

言中世紀之抒情詩人也）要的好材料。

來客 但是你肯爲我去拿帽子否？

詩人 我很歡喜很願意替你去取。不過我們總得想出一個充足的理由藉口走進去。

來客 你假作試試鋼琴的調子。

詩人 那個，不幸是不可能。一個不熟練的手彈出來的鋼琴聲音，我很厭惡，好像某地方惡作劇的遊戲，把冷水一點一點不斷的滴到人頭上一樣。有——

來客 可是我們怎麼辦呢？

詩人 有一所住宅，是我的幾個好朋友住著的，清靜適意，甚合詩人的需要。可是那間屋子裏有一個女教師還有一隻鋼琴。不曉得過了好多年，我見這幾個朋友面時，方才能穀不暗暗地打寒噤。

來客 哦，我們只得另想法子了。

詩人 你現在是從這些不快活的日子回到一個浪漫的時代了。那時代的歌謠告訴我們，說有時皇帝們出陣打仗，沒有穿別的盔甲，只穿着他們太太的睡襖。

來客 是是，但是你總知道第一樁事，我定要得着我的『帽』

詩人 但是爲什麼？

來客 我不能在街上被人看見沒有帽子。

詩人 爲什麼不能？

來客 那是不行的。

詩人 可是你分不清表面和骨子。

來客 我不知道你說的骨子是什麼，但是在倫敦穿得講究，依我看來，實是好看的骨子。

詩人 一個帽子並不是生活的骨子。

來客 我不願給人看得有兇相，但是我的帽子不很和你的相像。

詩人 讓我們坐下講講那些事，那些幾百年後尚爲人想起的事（兩人坐下）

在這個光線裏一看，馬上可以看盡這帽子上的一切細織組織，但是爲了無望



的戀愛而死，並且很美的死，那便是一樁可入詩歌的事了。這便是有骨子的事情的趣味——試驗和想像這種事情的，便是詩歌。一個帽子却不能做成一首詩。

來客 不論你能做一首詩詠我的帽子呢，或是你不能，於我都不相干。我所知道的，便是光著頭在倫敦街上跑，這種笑話，我是斷不肯鬧的。你替我去拿呢，還是不去？

詩人 要我去試鋼琴的調子，於我是不可能的。

來客 那麼，你假作進去看熱汽爐罷。他們窗下有一個熱汽爐，我曉得已經漏了。詩人 想必是這爐上有個藝術的裝飾品罷。

來客 是的，我想是有的。

詩人 那麼我是決計不去看他，並且不敢近他了。我知道這些裝飾品是鐵澆的。我曾見過一個凸肚皮的埃及神像，喚做皮絲，這像已經算得惡劣極了，但總不

如二十世紀用機器做的裝飾品那樣惡劣，做鉛管的匠人曉得什麼藝術居然也敢造裝飾品？

來客 那麼你不幫助我了？

詩人 我不願看惡劣的東西，不願聽惡劣的聲音，但是你若能設想出什麼合理的計策來，我仍舊願幫助你。

來客 我想不出別的法子了。你的看相不像個做鉛管的小工，也不像個鐘表匠。我不能再想別法了。我有過一次可怕的試驗而且我也沒有靜心細想的工夫。詩人 那麼你將讓你的帽子自碰他的運氣了。

來客 你爲什麼不能想出個計策來？你既是一個詩人，用思總是擅長的。

詩人 假使我能設聚起我的精神，細想這樣無理的一樁事，不計所廢的光陰，自然能設想出個計策來，但是這個題目本身的瑣屑輕微，似乎把我的精神趕散了。

來客 (起立) 那麼我定得自己去拿了。

詩人 皇天在上，你不要這樣辦！你想想，什麼好意思！

來客 我知道這事有些荒唐，但總不如沒有帽子在倫敦街上走更荒唐。

詩人 這個我不在意。但是你做你的罷。你們倆和解了罷，而且你將來娶了伊來，成一個有許多生紅疹病的吵鬧的孩子的家庭，和別人一樣，浪漫思想於是死了。不，不要按鈴去買一根槍刺，或是旁的要緊東西，去加入鮑司銀隊罷。

來客 我對你說過，我不能沒有帽子。

詩人 一個帽子算什麼！難道你因為一個帽子就犧牲美麗的前程麼？你想想，你的枯骨孤另另地臥在無邊的黃沙裏，永遠無人注意，只爲了無望的戀愛。『孤另另地臥』如詩人濟德所說的好警句！孤另另地在非洲不經心的韋多人在日間走過，在夜間有獅子的吼聲，沙漠中悲慘的聲音。

來客 就事實上論，我不以你把那邊算作沙漠爲然。我信那班鮑司銀人實是猜

到那邊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所以去的。

詩人 那又什麼相干？地理學和政治學不會記得你，只有金口的浪漫者記得你。這就是浪漫者眼中的非洲了。

來客 算了，我要去拿我的帽子了。

詩人 你三思而行！你三思而行罷！倘然你走進了那個門，你永不會落在頭挑的鮑司銀人中間了。你永不會死在那荒僻冷靜有大撒哈拉沙漠橫貫着的地方了。而且伊也決不爲你的美麗前程而哭，徒然自恨不情了。

來客 聽，別說話！伊彈鋼琴了。伊爲了這事，恐怕要不快活到好多年。我不見這樣有什麼好處。

詩人 不要緊。我願意安慰伊。

來客 倘然你這樣辦，我給你侮辱死了！聽聽！我也顧不得這樣說了，給你侮辱死了，倘然你這樣辦。

詩人 你且安靜些你且安靜些我的意思你誤會了

來客 那麼你是什麼鬼意思呢？

詩人 我的意思是要做幾首詩歌詠歎你的美死，喜歌和悲歌都有。爲什麼喜呢，因爲這幾首歌，儼然再現從前浪漫詩人時代華貴的舊聞，爲什麼悲呢，因爲這幾首歌講到你的可傷的命運和失望的戀愛。

我還要做法，弔你淒清的枯骨，說你的枯骨，將來被阿刺伯人在沙漠中肥田的左近找着，因此想起從前的戰事，還要問這枯骨可有什麼人在春閨中夢見他。我做好這幾首歌詠，對伊朗吟，伊也許要落幾點淚，於是我就不說兵士的光榮，只說這件事勝過我們暫時的——

來客 聽我說，我不曉得你會和伊有過介紹。

詩人 小事，小事。

來客 據我看來，你簡直要替我去拿一把 *Tommy* 槍來給我；但是我要先進去拿

了帽子。

詩人 我懇求你。我以美麗的戰爭，高大的事業，以及已失的原因的名義；懇求你以訴之不情的處女而無效的戀愛故事的名義。懇求你以顫動而已斷的心弦的名義，我懇求你。

我以古代神聖名詞『浪漫』兩字的名義懇求你：不要按那個鈴。

（來客按鈴了）

詩人（坐下，有很鄙夷來客的神氣）你要去結婚。你將來還要和你的老婆旅行到巴黎。或者竟到加納斯。於是家族要來了；一羣伸手伸脚的家族，遠至目力所看不見（我這句話太過）你要賺錢來養他們和別人一樣。永沒有碑立起來紀念你，只有——

（僕應門。來客很恭敬的說幾句話，進門去了。）

詩人（起立，舉手）但是讓這個屋子刻上一塊銅牌，寫道：『浪漫曾在此地應侍

而生，不長成就死了。」（坐下）

（勞動者和書記和一個警察進來。屋內琴聲亦止。）

警察 這兒有什麼事錯了？

詩人 一切事統統錯了。他們正要去殺死『浪漫』

警察（對勞動者）這位紳士似乎有些不十分對。

勞動者 今天他們都有些不對。

（琴聲又作了）

詩人 我的上帝！這是兩人合奏的琴聲。

警察 他似乎有些大不對。

勞動者 你應該也見見那一個。

（幕閉）





# 市虎

## 登場人物

法龍勃脫萊……

法龍家的……

司密司夾克……

藕爾先……

加散丁……

洛亥健姆司……

皆鄉人

愛爾蘭  
沈雁冰  
Lady Gregory 著  
譯

太爾背家的……

土萊家的……

警察(名裘莫爾東)

縣官

佈景 市集的邊緣。一個蘋果攤兒。太爾背家的坐在攤旁。縣官和警察進場。

縣 格林市集是這樣的。牛兒羊兒和泥淖兒。沒有條理。討人嫌惡的樣子！

警 是這樣的，可不是。

縣 我猜此地很多不軌的舉動。

警 是有的。

縣 是普通的毆打麼？

警 這是太普通了。

縣 關於田地上的欺詐無疑的

警 是的。

縣 同盟抵制呢？殘害家畜呢？搶劫人家呢？

警 有過一次，也許還有第二次。

縣 那個便不好。尙有比這更壞的舉動麼？

警 壞得透了，可不是。

縣 那麼，殺人了！這個縣一向可恥的被疏忽了！我要統統改過來。我在阿達買島的時候，我的手段從沒失敗。是呀，是呀，我要統統改過來。那個女人的攤子上有些什麼東西？

警 大部分是蘋果——也有糖果。

縣 看看有沒有什麼犯禁的貨品藏在下面——比如酒一類的東西。在阿達買島上我們曾查出有偷漏鹽稅的。

警 (很小心的用鼻子嗅，亂翻一堆蘋果) 我不見有酒——也沒有鹽。

縣 (對太爾背家的) 好婆子，這個鎮裏的情形你熟悉麼？

太 (遞出幾個蘋果) 大人呀，六個蘋果賣一個辨士。

警 (大聲兒喊) 這位貴人問你熟悉這個鎮裏的情形麼。他是新縣官！

太 (立起，且足恭) 我熟悉這個鎮麼？我熟悉，一定的。

縣 (大聲) 這鎮的主要事業是什麼？

太 事業麼？除了你管我的，我管你的事業，這裏的人還有什麼事業。

縣 我的命意是他們做什麼商業？

太 沒有商業。簡直沒有商業，除了譚天。

縣 這裏我將問不出什麼消息。

(洛亥健姆司上場，口銜著煙斗。看見縣官，疾忙退後，從口內取出煙斗。)

縣 那個漢子的煙斗的烟有一種綠顏色，也許他的家裏私種著煙草。可惜我沒

把我的千里鏡帶在身邊，到郵政局去，我想打個電報去叫他們寄來我在阿達買島的時候覺得千里鏡很有用處。（縣官和警察向左下場）

太 倒霉的裘莫爾東，亂翻我的蘋果，如此這般，（開始把蘋果擺列好來）賣弄他討好新縣官。

（法龍勃脫萊夫婦進場）

法龍 這兒真是一個苦鄉，真是一個少見的鄉村。但是我想，倘使到美洲去，我還  
有許多年好活。

法龍家的 可不是，你還有許多年好活。

（伊把手內的籃兒擱在一個琵琶笛上面，從伊的大衣底下取出許多小紙包，一個一個放在籃裏。）

法龍 可是在美洲，一個好好兒人的葬禮，要化許多錢。

法龍家的 勃脫萊，不用怕，你死時我會好好兒葬你。

法龍 瑪萊你也许比我先死，葬在哥龍瑪拉的墳山，我自己却死於不曉得的一個夜裏，沒有一個人在我身邊。貓兒也許不守家了，鼠子要在棉被上打架了。

法龍家的 不要說死了。你總還有二十年好活。

法龍 (長嘆一聲) 我想，我倘然活到二十年的末尾，我是一個極老的老人了。

太 (轉身見他們了) 法龍勃脫來，早安；法龍嫂子早安。哦，勃脫來，你今天總可以不怨恨了，他們大家說這是個好市集。

法龍 (提高聲音) 太爾背嫂子，這不是好市集。這是一種散漫的市集。我們倘然不巴望多些，我們得的更要少了。我賣出的時候，貨價總是低落，我買進的時候，總是升高；我就常走這一路運。每逢有什麼惡運到來，總是落在我身上，好像一羣老鴉落在番薯地上一樣。

法龍家的 不要講惡運了，靜聽司密司夾克，他正朝這裏走來，他正唱着。

(司密司夾克的唱聲聽得了)(唱的是)

我想在我們的中間只隔着一間屋

我的愛，

我想看見你把我的孩子睡在你的膝間。

我跳過浪頭像鵝兒的一跳，

跳到紅頭髮人的老婆的旁邊。

（司密司夾克進場，他是一個紅頭髮的人，手裏拿著一把馬草叉。）

太  
倘然我的耳朵不聾，應該曉得這是一枝好歌。

（伊又轉身，背向他們，繼續排列好伊的蘋果。）

法龍家的 司密司夾克，她（指其妻也）在那裏？

司  
她因為洗衣服的事將身子絆住了；她洗的衣服正晒在籬上漂白，她不敢離開，因為那些修鍋匠，（按是一種走江湖的鍋匠）正經過這個市集。我自己也不是到市集來，可是要上五畝草莊去，那邊我有些馬草交易。我們今天可以一路

走。(他放下馬草叉，點火吸煙。)

法龍 你今天還是不要走遠路罷。晚快邊天就要下雨，我也要逢雨。我每遇走遠路，難得有幾次天不下雨，總是在我沒有到躲避地方之先，便下雨了。

司 倘然不下雨，勃脫萊啊，我相信你又要頂着個破箆兒代替帽子了，這樣你又未必不要抱怨呢。

(有呼叱的聲音，可以聽得『去，哇去，喝去』)

司 你看，洛亥家的小馬，被一羣閒人趕到沙納珊家的牯牛隊裏去了，洛亥不要胆小，我來幫你一手。

(司下，將草叉遺在地上，沒有拿去。)

法龍家的 是我們該回家去的時候了。我已經把買的東西擱在籃裏。你看司密

司夾克將他的馬草叉丟在這裏了！他這叉是有用的。(喊他)夾克司密司夾克司密司——他已經趕進人堆裏去了——勃脫來，趕快追他去，他這叉是有用



的。

法龍 我就去。放在這裏是不穩當的。(他拾取那個叉，不意撞翻了籃子) 看看籃子翻了！倘然市集裏有籃子打翻，總是我們的籃子。(他從右邊下)

法龍家的 走你的罷！這是你自己的不好，這是你的。你講壞運氣，果然壞運氣就來了。嚇，好麼？我的新蛋杯(按蛋杯是一種盛著蛋在湯內煮的東西)在滿地亂滾——我的兩磅糖的包紙也破了！——

太 (本向攤子，此時轉身) 上帝救我們，法龍嫂子，你的籃子怎樣了？

法龍家的 是他自己擱在地下的，他這壞脾氣。(拾取地下各物) 我的糖弄壞了，他沒有這糖連茶也不要喝的。我還是再到鋪子裏去買些來的好，有了糖，也許他更稱心！

(加散丁進場)

加 法龍嫂子，法龍勃脫萊那裏去了？我有一句話要乘他沒有離市集回家的時

候對他說。我怕他已經從這條路回家去了，因為他是個好靜的人。

法龍家的 我情願他早已先回去！倘然他一逕回家，我看倒好些，或者從此永不和我一淘出來！他到那裏去麼？是麼？他上那條路去了，（以肘指示）拿著一把馬草又去追夾克司密司了。（她從左下）

加 拿著一把馬草又去追夾克司密司！那一個會聽得過這種新聞來。（高呼）太爾背嫂子，你聽得那件新聞麼？

太 我簡直不聽見新聞。

加 我猜起來，夾克和勃脫萊已經拌過嘴，似乎是夾克先走開，勃脫萊拿著馬草又追上去！

太 他追上去麼？這是頃刻間的事體！不到十分鐘前，他們兩個尚立在此地，勃脫萊本要回家去，夾克要到五畝草莊去，我那時正在擺好我的蘋果，這是警察局裏的裘莫爾東翻亂的，等到我擺好了再看時，夾克已經不見了，勃脫萊也不

見了，法龍嫂子的籃兒也打翻了，籃裏的東西統統滾在地下——這兒是茶葉——那兒是兩磅的糖——那兒又是蛋杯——咳，你看我的聾耳朵苦不苦，竟不聽見他們這打架的起頭！你在這裏立一下，讓我去告訴洛亥健姆司，他就在下邊；他是勃脫萊的鄰舍，這件新聞不給他曉得是可憐的！

(她下。藕爾先和土萊家的上。)

加 你聽，藕爾先！土萊嫂子，你聽這個新聞！司密司夾克和法龍勃脫萊剛才鬧翻了，夾克把法龍嫂子的籃兒打在地下，勃脫萊用根馬草叉打夾克，夾克逃開，勃脫萊追上去。你看路上還有糖屑留著！

藕 你對我說的是這樣麼？真是奇事，勃脫萊法龍這樣一個沈靜的人！  
土 我一點兒不覺得詫異。那種神氣陰沉的人，我總不當他是好人。大約夾克也是不防備他，反著了他的手。

(洛亥健姆司和太爾背家的進場。)

洛 太爾背嫂子告訴我的，真是一件大新聞！我猜起來，縣官和警察是爲這件事來的，不多幾時，我看見他們，我正詫異呢。

藕 警察釘在他們後面麼？那麼勃脫萊一定打傷夾克了。倘然不是真打，警察不會就來干涉的！

土 爲什麼他不會打傷他呢？像馬草叉這樣的傢伙，也不知打殺過多少人了。

洛 你們在這裏等一下，我跑到北面，直到凱萊酒店，去傳佈這個新聞！（他出去了）。

加 我去告訴夾克的大堂兄，他賣完小羊，沒有回去，現在正立在教堂的南面。（他出去了）

士 我去告訴那些鄰舍，我見他們立在西面。（也出去了）

藕 我到格林東面去傳佈這個新聞。

（他也要走了，太爾背家的一把拉住他）。

太 藕爾先等一分鐘，告訴我，你曾在那裏看見司密司夾克的老婆凱丹凱萊麼？

藕 我見過。她在自己家裏，我走過她家時正見她在籬上晒衣服呢。

太 你說她做什麼？

藕 (掙脫走開) 把一條被單鋪在籬上。(他走了)

太 把一條被單鋪在死人身上！主呀，可憐我們，司密司夾克死了，他的老婆正在鋪開被單預備殮葬他呢！(高聲喊) 藕爾先，爲什麼你先不告訴我是不是？

子頂吃虧；也許死掉半個世界的人我還不得知，或者簡直一個字都不得知呢，(她坐下，身體抖動) 嗚，我的好司密司夾克！出去做工時這樣好好的，這樣強壯，回來時却青天白日就躺在地下被打死呀！

(加散丁進場)

加 太爾背瘦子，這是怎麼了？你遇見什麼了？

太 嗚！我的苦司密司夾克！

加 可是勃脫萊追上他麼？

太 嗚！這個苦人兒！

加 他被殺死，是麼？

太 屍首躺在五畝草莊了！

加 救主！可憐我們罷，這是真的麼？

太 沒有禮拜堂的儀節，也沒有半辨士的錢！

加 是誰告訴你的？

太 他的老婆正在鋪被單裹死屍。（起立并且揉了一下眼睛）我猜起來他們也

要守一夜屍，和別人一樣罷？

（土萊家的，繭爾先，和洛亥健姆司進場）

土 現在這市集的四面八方，都在講這樁事情了！

太 嗚啞！冷了死了。和他最後說話的，也許就是我呢！

洛 主救我們呀！他是死了麼？

加 死定了，他的老婆正在預備守夜呢。

藕 哦，那麼，法龍勃脫萊和他有大仇恨麼？

土 你不須疑，那是一定有點緣故的。倘使沒有，他為什麼要他的命呢？（高聲對

太爾背家的）太爾背嫂子，到底他們為什麼打起頭的？

太 我們中間沒有一個知道。我先前見他們，司密司夾克是立在那邊，法龍勃脫萊是立在那兒，很安閒的，聽那『紅頭髮人的老婆』（按此即指司密司夾克所唱之歌也。下文士萊家的話乃誤會此話的意思，牽涉很多了。）

土 加散丁你聽得麼？你們聽得麼，藕爾先和洛亥健姆司？法龍勃脫萊今天早上在這裏靜聽，紅頭髮人的老婆，這是凱丹凱萊的綽號！靜聽她說，低聲兒和她講！惹出這回打架的便是她了！

藕 她一定從家裏出來，就跟他背後。光景是有人慫恿他。（此他是指夾克）

加 我先前從不曉得法龍勃脫萊和司密司夾克的老婆相好。

士 你怎麼會曉得？他們一定不會在街上露出破綻的呀。既經法龍嫂不曉得，既經我和他們做緊壁鄰舍的，也不曉得，既經司密司夾克自己也不曉得，加散丁呀，自然你也不像能教曉得的了。

藕 今番這件事過了，讓法龍勃脫萊收了她去，讓他去贍養她罷。這一區裏的人，誰也不去可憐她了。

加 怎麼他能殼收她去呢？他有他自己的老婆呀。你總不以為他會出花樣，到新教的禮拜堂內結婚罷？

洛 倘然他帶她到美洲去，要結婚就很容易了。

藕 不論帶不帶凱丹凱萊一同走，你們相信我的話，他此刻正打算逃到美洲去。我來的時候，見新縣官和警察局裏的裘莫爾東同進郵政局——他們走得很急的——不用猜得，他們是去打電報，大概在王后鎮的碼頭，他是要被扣留了。



土 光景凱丹凱萊是和他同走的，不是在家裏縫被單，或者豫備守夜。這苦人兒淌血的身體躺在田裏還沒有斷氣，却已被自己的老婆拋去了！

(法龍家的進場)

法龍家的 滿鎮人講論的是什麼事？你們講論的是什麼事？你們講的，是不是講我那勃脫萊麼？你們是不是說謊，說他趕去殺死司密司夾克？我悔來悔去，只悔他會到這裏來過一趟！

洛 法龍嫂子，心定些罷。不用說得，全個市集的人沒有一個不替你悲傷！

法龍家的 替我悲傷，是麼？爲什麼個個人都要替我悲傷？你們悲傷你們自己能，你們將要永久洗不去你們的恥辱，到靈魂受審判的那一天。因爲你們所說的話，所講的謊話，奪去我那苦人兒的人格，奪去他的好名譽，要燬他！這便是你們所做的事！

藕 法龍嫂子你的氣平一平罷。警察局沒有他們想像的那樣精明。不用說，他還

可以逃出他們的手掌，和從前的蘭契漢一樣。

士 倘然他們果然捉到他，而且把繩子套上他的頭頸，沒有一個人不說他是應該的！自作自受！

法龍家的 你是這樣說麼，士萊勃烈凱，你以為是這樣的麼？我對你說你說話說得太多了，你自己以為是這樣了不得的人，毀壞個個體面人！一根繩，是麼？你嫁到士萊馬丁家時，你的嫁裝只要一根繩便綑好了，連一條毛毯一個辨士或是一套衣服也沒有，但是我帶來的却有七十磅和兩床羽毛的被褥。可是你現在倒比有一百磅的女人更自大了！你所說的全都是廢話。一根繩麼？我對你說，這個鎮上到處是說謊和陰謀的人，他們只為半杯威士忌酒，就會把你吊起來。（轉身要走了）他們的不好相信，正如外面來的日光一樣，你得自己去看一看。殺死司密司夾克真的！勃脫萊啊，你到底在那裏，待我問你個究竟？我的靜默的好人啊！我的好伴啊！他又和善又不害人，像田裏無知識的野獸，他，倘然將來他

爲今天這事情使你們中幾個人流些血，他簡直也非害人！簡直不會害人。（叫喊）勃脫萊！法龍勃脫萊！你在那裏？（出去了）誰會看見法龍勃脫萊？（大衆轉身看她去）

洛 這樣的事真叫她難相信，上帝幫助她！

（法龍勃脫萊自右上，手執馬草叉。）

法龍 這是我常說的，倘然有什麼壞運到世上，不用說，那是一定到我身上！

（大衆都轉身對他看。）

法龍 和這馬草叉走來走去，找不到一個人拿他去，又沒有地方放下他，我只想丟開便了——藕爾先你拿去麼？（遞出那叉）我能碰見你，真好。你就多留在市集一刻，諒也沒事，不比我，況且我不先脫離這把叉，怎樣走得？你肯否收下這把叉，待到那個時候，就是待到司密司夾克——

藕（佛然）法龍勃脫萊，我不肯拿這叉，我很謝謝你！

法龍（轉身向蘋果攤）就是這裏罷，太爾背嫂子，這又我本是在此地檢得的；讓我丟他在這個攤子底下罷。丟在這裏倒儘妥當，而且人家也不注意的，非待到那個時候，就是司密司夾克——

太爾：拿你的叉走罷！你敢是要架陷到我身上，毀壞我麼？放在那裏，想等警察局來起出來罷。（力推法龍向後）

法龍：太爾背嫂子，你這個樣子太沒有情誼了。我照管這把叉也算盡心了，帶了他跑上跑下像鐘上的擺一樣，沒有歇過，并且也不敢隨意丟在一處地方，我悔却曾把手指頭碰着這把叉！

洛：真的，你碰著他，真可憐啊。

法龍：洛亥健姆司，你肯拿了去麼？你往常是最和氣的人。

洛（佛然）：有許多事情我都可以替你做，法龍勃脫萊，但是我不能替你做這一件事！

藕 我告訴你，今天這事，沒有一個人肯幫助你，或是來壯你的胆了。倘然今兒是什麼關於田地糾葛的事情——

法龍 既然沒有一個人接受這把叉，最好是送到警察局裏去了。

加 不用說，他們一定很歡迎這把叉！（笑）

士 而且凱丹凱萊也是要被帶到警察局裏去的。

太 （身體戰動）我正疑惑，替苦司密司夾克陪屍的化費，將來那一個人認賬？

法龍 替司密司夾克陪屍！

加 爲什麼他不用陪屍，和別人一樣？敢是你妒忌他做足規矩麼？

法龍 紅頭髮司密司夾克死了，誰告訴你來——

藕 鎮上人統統知道了。

法龍 他們講起他怎麼死的麼？

洛 你自己不知道麼？我猜起來，你不知道，法龍勃脫萊你不知道有人跟著他！突——

然一馬草又將他刺死麼？

法龍 突然一馬草又刺死！

藕 我猜你也不會曉得他的屍身是在五畝草莊找着的罷？

法龍 五畝草莊！

加 光景你也不會知道警察局裏正蹤跡那個凶手呢？

法龍 那個凶手！

土 也許你不曉得那個凶手是因為凱丹凱萊，他的老婆的緣故，所以殺死他？

法龍 凱丹凱萊，他的老婆（坐下愕然）

土 現在你還有什麼說呢，法龍勃脫萊？

法龍（舉手畫個十字）我帶這把叉到這裏，却聽得這種新聞呀！假使我從這裏

動身時早就快跑，或者沿著路一直跑去，倒好了！

加 孩子們，看新縣官罷，裘莫爾東也來了！我們還是避開爲妙。

竊 這話不差。總是不牽入這起案內的好。  
洛 雖則他壞得那樣，我還是不願做報告人。

（大衆都疾忙走開，只剩一個太爾背家的仍舊立在她的攤子旁邊。縣官和警察進場。）

縣 我本來知道這縣裏的風氣不好，但是我却想不到剛來到第一個市集，就出了這種謀殺的血案。

警 我知道一定你不想到的，可不是。

縣 好在我還不會回去。我在東邊聽到幾句，在西邊又聽到幾句，便提起我的疑心。

警 可不是他們這樣說哪。

縣 你問他們，他們個個的話一樣麼？

警 一樣的話——就算不一定完全一樣，無論如何總不會比第一個說的少些。

縣 那個漢子幹什麼？他一個人坐在那裏，還有一把馬草叉。他有犯罪的神氣。謀殺案內用的凶器正是馬草叉！

警 (低聲說) 正是那個人，他們說的那個凶手，正是法龍勃脫萊！

縣 他一定見得逃走不容易——他假撇清，想瞞過人。阿達買島的一個犯人也曾試過這個把戲，但是他不能逃出我的羅網！你站在旁邊——不要走遠了——手銬豫備好罷。(他走到勃脫萊跟前，交叉兩臂，攔在胸前，立在勃脫萊面前)

喂，朋友，你知道關於約翰司密司的什麼消息麼？

法龍 關於約翰司密司他是什麼人？

警 大人是司密司夾克——紅頭髮司密司夾克(按此語是對法龍說)

縣 (上前一步，拍拍法龍的肩) 司密司夾克那裏去了？

法龍 (深深嘆口氣，慢慢搖了搖頭) 真的，他那裏去了？

縣 你有什麼話可說？



法龍 今天早上他在這裏立在這塊唱他的歌——不是是點火吸煙——在他的鞋底上擦着一根火柴——

縣 我問你第三次了，問你，他在那裏？

法龍 那個我也不願說起，那個是一件大神祕，他是得著恨呢還是得著愛，也正難說呢。

縣 你把曉得的都告訴我。

法龍 籠總我曉得的——哦，有三處莊田，林布一處，濮家套一處，還有——

縣 胡說！這是小事！直說要點哪。

法龍 你也許不和教士一樣麼？那是教士的教訓。也許你是和老年人一樣罷。他們常說，影兒是飄浮去了，靈魂是疲乏了，肉體正要休息——影兒呀，（突起）我敢說，十分鐘之前，我彷彿看見司密司夾克在鐵匠鋪的轉角，後來又不見了——你想起來，我見的是不是他的鬼？

縣 (對警察說) 意識錯亂! 現在他要一一懺悔了!

法龍 他的鬼顯形給我! 看光景他是爲了這把叉來的! 這把叉被我拿了, 他沒有東西自衛了!

縣 (對警察) 我一定要記下他的話。(取出札記簿) (對法龍) 我警告你! 你的話被我記下了。

法龍 如果我起初就跑快些, 那麼我也許不會受現在這恐怖! 恐怕將來受審判的時候, (按此所謂審判是指死後靈魂審判) 他要據此告我——那是一定的。

縣 (寫) 在審判的時候——

法龍 他的鬼竟立刻在我面前顯形——嗣後他要常常在白晝跟著我麼, 在夜裏扯我的衣服麼?——那個又是一定的, 我深信不疑的, 因爲我是走壞運的人!

縣 (嚴厲的神色) 老實對我說來, 這件謀殺的動機是什麼?

法龍 動機呀, 是麼?

縣 不錯這個動機這個緣故

法龍 那個我寧願不說。

縣 你還是老實對我說的好，是不是爲錢麼？

法龍 簡直不是爲錢！苦司密司夾克的袋裏能有什麼東西，除非是他的一雙手，那倒是常常插在袋裏的！

縣 那麼關於田地的爭論罷？

法龍 （忿然）簡直不是。他從來不是要佔便宜的人，隨便那個人的便宜，他都不佔。

縣 倘然你立刻告訴我，你總有點好處。

法龍 我告訴你，無論什麼大好處，我都不願說出來——這事我不喜歡說及。

縣 隱藏也沒有用的。結果總要被人發見。

法龍 是麼？我猜起來隱藏也沒用，我看差不多個個人都已曉得了。此地也有人——

在議論。我不用說謊了；說他有什麼用處（手掩了口，縣官俯身）不要說是地方上的不好，因為這等事情從來不會出過——這件事都爲了凱丹凱萊的緣故，司密司夾克的老婆。

縣（對警察）上了手銬。我們省去許多周折了。我知道他會自招，倘使辦的得法。

（警察出手銬加法龍手上）

法龍 現在上手銬了！好好！往常我常常說，倘然有什麼惡運到此地來，總是落在我身上。我上手銬了！實在不足爲奇。

（法龍家的進場，餘人跟著。她回顧對他們說）

法龍家的 滿鎮的人都是造謠的，造謠，造謠的快，和狗跑一樣！造謠侮蔑我那可憐的好人！說他結果司密司夾克的性命了！我的好伴呀！這裏五個區裏的人，沒有比他更好更和氣！他從來沒有得罪人（轉臉看見法龍）我看見什麼事了？法龍勃脫萊被警察捉了，什麼事？

法龍 嗚瑪菜大禍事到我身上了！我時常說的倘然有什麼惡運——

法龍家的 到底犯了什麼罪，還是我被鬼迷了麼？

縣 這個人被告謀殺人，所以捉的。

法龍家的 是誰的原告呢？不可相信他們！他們都是這裏的謊人！還我的人來！

縣 自然你應該走他的一路，但是你沒有理由，反控你的鄰人。他被捉，因為謀殺

司密司夾克，據他自招的話。

法龍家的 天上的神人保護我們呀！那麼他為什麼緣故要謀殺司密司夾克？

縣 最好你應該都曉得些。他下這毒手，因為和死者的老婆有了愛情。

法龍家的 (坐下) 和司密司夾克的老婆和凱丹凱菜——啐，下流坯子！

衆人 真的，不要臉呀！真的！下流坯子！

士 他要帶伊到美洲去呢，法龍嫂子。

法龍 瑪菜你說什麼？我對你說——

法龍家的 一個字都不用你說！我不要聽，隨便你怎樣說（掩耳）呀。他是不是沒良心的下流坯子！

法龍 靜些，聽我說！仔細聽我說的話！

法龍家的 來鎮時坐驢車在我的右邊，這樣靜，這樣正經，那知心裏卻沒良心到那步田地！

法龍 敢是你發昏了麼，不然，便是我發昏了麼？

法龍家的 而且我侍候你，真不容易，奴隸般做，奴隸般做哪——可是你怨天怨地，嘆氣，懶躺，不滿足，教士的安慰也沒效，你是時時刻刻恐嚇人說要死呀！

法龍 聽我說了，你再說哪！

法龍家的 你把這等樣的不名譽事送給地方上。從沒聽見過的事！

法龍 你停一停嘴，聽我幾句話麼？

法龍家的 倘然是爲一個美貌的女人，倒也罷了，却不道是爲了那麼麼的凱丹

凱萊，身長不滿四尺，牙齒不到三個，倘然不生出新的來，法龍勃脫萊，上帝也許要罰你罷，因為你心裏的陰毒，你知識的昏亂，和在你手上尚溼的苦司密司夾克的紅血！

(忽聽見司密司夾克的歌聲)

地很悲戚的詛罵，

海水將要枯乾！

爲了紅頭髮人的老婆，

他將大聲兒哭喊！

法龍 這是司密司夾克的聲音——我從不曾聽說鬼會唱歌——他來是找我，和這把叉！(向後退，司密司夾克進場)你們中隨便那個快把這叉給了他，我從此和他清楚，永久清楚！

太 上帝可憐我們紅頭髮司密司夾克死的就是這個人！

洛 你敢是從墳裏回來麼？

藕 你是活的呢，還是死的呢？

加 死的倒底是你自己麼？

土 你敢是來報告我們你已死了麼？

法龍家的 死也罷，活也罷，你快來止住凱丹凱萊你的老婆，和我那人同逃到美

洲去！

司 在我想來，你們這班人全都發昏了。爲什麼我的老婆要和法龍勃脫萊到美  
洲去？

法龍家的 伊要拋開你，討厭你，司密司夾克呀，還要從我這裏引他（指其夫）去，  
這便是他們倆商量好的計畫。

司 那個說這話的，我要打破他的頭！這話是那個說的（對加散丁）是不是你說  
的？（對藕爾先）是你麼？



兩人合（佛然搖頭）不是我說的！

司 不論是那個說的，告訴我這人的名兒！

大衆（指勃脫萊）是『他』說的！

司 等我打破他的頭再說！

（勃脫萊有懼意退後，鄰人曳司密司夾克回。）

司（想掙札脫身）讓我對付他！他這『笨草人』一般的人，倒能拐帶女人過海去麼！那怕他已經到了紐約的碼頭，我也要追他回來。（又欲衝上去）他的嘴裏說謊，他的存心多奸險，引誘別人的老婆，奸騙當作自己的！你們不能讓我對付他麼？（又欲衝上去，但仍被曳住）

縣（指司密司夾克）警察把這個人上了手鐐，現在我統統明白了。一件串通冒名的案子，兩人通謀來欺罔審判官的耳目，阿達買島也曾有過一案，一個屬於馬波薩種的殺人犯，一個熱心的信教人——

警 也許他就是這種人罷。

縣 我們一定要把這兩個人都作殺人犯看待。我們一定要把真司密司夾克的屍身和他們對證。

司 不論那個要尋出我屍身的人，我打破他的頭！

縣 我要叫兵營裏再來幾個人幫辦！（吹警笛）

法龍 我現在想，倘然今夜和司密司夾克同押在一間監房裏，他的手銬他會脫去，於是他的手自由，那時一定真要弄出殺人的案子來！

縣 走罷！（他們向右轉）

（幕閉）

